



禮《界世

雜 誌 叢 書

第 七 種

世 界 巡 禮

雜 誌 社 出 版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十 月 廿 日

種七第書叢誌雜

禮 巡 界 世

編纂者：雜誌社

出版者：雜誌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電話：九一四六八號

經售處：各大書報社

印刷者：建東印刷公司
上海霍山路五九九號

定價：每册一百元

出版期：三十三年十月廿日

編序

報道性的文字，在「雜誌」裏佔着一個重要的部門，除了「戰地報告」已出叢書「烽火處處」外，這裏又收集了一年多來報告世界各地戰時動態，或是描述各地風土人情的文章，出了這「世界巡禮」之一的小冊子。

關於報道性的文字，「雜誌」一向着重於「報道最新鮮的」一點，因此盡我們可能，搜集了不少最新鮮的材料，或編或譯，或是譯而兼編，提供了許多富於新聞性的話題。可是話又得說回來，現在是戰時，戰時最困難的是搜集外國最新鮮的材料，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我國新聞報道事業尚未高度發展，在這一點上，我們要達到「報道最新鮮的」目的，尤其困難萬分，所以我們除了提供最新鮮的材料以外，又遂譯或是編寫了許多報告性或是遊記性的關於世界各國風土人情以及生活動態的讀物，以補前者之不足。

最近有好幾位讀者寫信給編者希望「雜誌」能够多刊一些遊記性的現地報告性的文章，這個希望，我們得設法予以滿足，不過「雜誌」內容材料的分配，原有固定的計劃，自然不能顧此失彼，我們要滿足這幾位熱心讀者的希望，不僅在篇幅上，將儘可能多刊一點他們所愛讀的東西，還該在內容上求得精進，這祇能算是我們的希望了。

編者

世界巡禮 目錄

裝幀·····	令狐原作
編序·····	
神秘的印度洋·····	(一)
莫斯科戰時風景線·····	(五)
戰時歐洲的空中旅行·····	(一三)
中亞細亞祕境橫斷記·····	(二五)

西班牙風光·····	(三五)
巴黎見聞記·····	(四二)
在轟炸中生活·····	(四七)
俄羅斯的母親——伏爾加河·····	(五六)
堪察加全貌·····	(六四)
高加索風土誌·····	(六八)
緬甸風光·····	(七四)
印度旅踪·····	(八二)
澳洲人的生活·····	(九五)
安達曼羣島之旅·····	(一〇一)

神祕的印度洋

志仁譯

印度洋是一個很大的海洋。北自印度半島起，東鄰馬來半島及澳洲大陸，西界阿非利加洲，南臨南極。一片汪洋，茫無邊際。我們普通航行的海面，都是赤道以北的北印度洋。北印度洋有印度半島伸出海中，形成東面的孟加拉灣，和西面的阿剌伯海兩個巨大海灣。

印度洋上的氣候，恰巧和太平洋上的相反。其神祕就在於此。從四月到十月光景，洋面的風浪很大，晴雨不常。在這期間，刮到洋面上的風，差不多都是西南風，潮濕的空氣，籠罩着整個海面，同在這個時候，別的洋面沒有這異樣的現象。可是印度洋便不同了。船一過了馬來半島，穿過麻六甲海峽，駛進印度洋上的孟加拉灣時，船上的乘客們，好比換了一副腦子，個個都變成性情暴躁的粗漢，連自己莫明其妙。常會爲了一點細小事故，爭吵打架，叱罵之聲，終日不絕，最尷尬的是船上的廚子，船客們嘮嘮叨叨的罵廚子黑心，飯菜太惡劣，其實和馬來海面時的飯菜原是一樣的。船客們除了大罵廚子，把碗碟丟到海裏之外，有時候，竟把廚子打得頭破血流。從前有一家英國的造船廠，把造好的新船駛到香港交割給買主後，少不了把這批用不着的船員送歸故國。恰巧這批船員都是非洲，阿剌伯，野蠻透頂的人，而印度洋上的氣候，又是上面說的西南風季節。船在馬來洋面時，大家都親睦和協，笑聲不絕。迨他們的船駛過麻六甲海峽入印度洋時，個個暴跳如雷，變成兇神惡煞。一言不合，揮拳就打。甲板上正在大演全武行，房艙裏又是櫃子翻身，雜物四飛。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打的落花流水。船長的喝阻全無效力。兩個傢伙不知爲了什麼揪扭在甲板上打滾，不料壓在下面的傢伙昂起頭來，把上面的傢伙的額上咬下了一大塊肉，鮮紅的血，流了一面孔。上面的當然不甘示弱，也照樣的以口代手，馬上咬住了下面傢伙的左耳，只一擰，一隻血淋淋的耳朵脫離了頭顱。我當時呆站在旁邊，直轉的扭轉了頭，不敢卒視。以爲不經過這種神祕的印度洋的話，他們的額肉和耳朵都不至於撒場。真是罪惡的海；海的罪惡啊！

不過同是一個印度洋，在十月底至四月初這一段冬期裏，却完全改變了猙獰的面目，變成風微雨細，波平浪靜理想海洋了。洋面上的風勢，全部轉了向，幾乎全是東北風，船客們一個個都精神快適，變爲禮讓君子。只見碧油油的海水，像一條很大的錦被，平鋪在地殼上。特別是在晚上，皓月東昇，映成銀白色，光滑若凝脂。彷彿覺得這不是一望無際的洋面，而是一個神祕的世界。那高懸的明月，盪漾着碧波的那天際海角，另有一個美麗的仙島，不由得不想踏着柏油路般的海面，豪情遨遊一番。

聽航海家說，在××海中，常有巨大無比的海蛇出現，如果船撞在牠的身上時，像龍一般的巨蛇，剎那間把船盤住，曳入海底。但印度洋上雖也有海蛇，却沒有這可怕而巨大的東西。蛇身並不十分大，都是大赤練般的紅蛇，而且是成羣結隊的在海面游泳，血紅的蛇反映着碧綠的海水，倒也非常好看。

船臨近錫蘭島時，海面上很多灰色的烏鴉。俗語說「天下的烏鴉一樣黑」，這裏的烏鴉，竟隻隻都是灰色的，可謂出人意表。照神話上說，烏鴉性甚貪，當天帝命萬物自擇體色時，烏鴉心想紅色很美麗，於是變成了紅鴉了，但牠又覺得藍色非常美觀，希望天帝給牠藍色，誰知紅色加上藍色，遂成

爲黑色的烏鴉了。大概這裏是釋迦牟尼佛的誕生地，所以這裏的烏鴉性格，也澹泊自甘，喜歡輕裝淡抹的吧！

在這條印度洋的航路上，不同的宗教徒往來頻繁，馬來方面的回教徒要到教祖謨罕默德誕生地——麥加去巡禮，更是必由之路。這些教徒們上船之後，照例在甲板上尋他們的根據地。他們叫這種統艙船位爲「台其，派賽恩茹」。他們的伙食一概是自己帶來，只要船上供給些開水就可。他們最喜歡乘日本輪船，據說是日船的統艙很清潔，待遇也好。在熱帶下航行，茶水是萬萬少不了的，可是英美船上，就是一點開水也不肯爽快供給。

統艙老顧客的教徒，可說是集宗教的大成。有相信印度教者，也有信奉回教和天主教者。其中阿剌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等色色俱全，宛比開着人種展覽會。他們上船之後，馬上各自找尋信奉同教的夥伴，數人或數十人組成一個集團。於是宗教集團的同志們，把自己的箱籠什物堆疊在集團四周，造成牆壁，彷彿防敵的堡壘一樣。

宗教集團當然也是如法泡製。於是甲板上東一個碉堡，西一個碉堡，層層雄雞割據的場面了。

有一次，我乘着的船上忽然起火。船上立刻異常騷動，我便幫着救火，但他們羣雄割據的集團，依然堅壁清野，毫無動靜。只是這面堡壘裏的異教徒望那邊的異教徒，那邊堡壘裏的異教徒看着這邊異教徒發怔，猜想他們的意思，大概是怕一動之後，自己的好位置便被別的教徒占去。當時的我，因爲這些甲板上的城堡，妨礙汲水的工作，便用橡皮水管朝他們「箱籠城牆」亂澆，這纔使他們不得不立起來把箱籠堆在一邊，不能再坐着不動了。

教徒因爲宗教信仰的不同，相互間的壁壘，築得很高。譬如甲教徒把「豬」當做神明供奉的，而

乙教徒却大吃其豬肉。這又未免太煞風景了。

說起印度的女人，大家總以為够不上「俏麗」的資格。但其實也頗有美貌的女子。在靠近海岸的都市中，也有受過高深的教育，歐派十足的。不過印度女性，喜歡金色燦爛的飾物，却是實情。印度女郎到了及笄之年，多喜把全身裝得金光萬道。什麼金鐲呀，金耳環呀，金鼻圈呀，全部是金，非金不可。「輕粧淡抹」的樸素少女，在印度是找不到的。

我們普通人的感想，似乎覺得太俗些。但她們金光滿身的裝束，配以熱帶下的直射陽光，棕色的皮膚，在濃綠色熱帶樹叢中，姍姍而行，確也別饒風趣。

印度女人還有特別的習慣，極喜作冷水浴，她們每天早晨東方魚白時，往往在清潔的河水中洗浴。我們試閃目一想：蔥綠茂密的熱帶樹下，樹影搖曳的清流中，印度少女們的入浴姿態，多麼够夢幻而神祕啊！

我嘗有一窺她們色相的決心，可是抱恨得很，至今還不能如願。

據說印度女性是非常貞節的。釋迦佛國的女性，道德上高人一籌，自屬可想而知，這不是殖民地女性中可常見的德性，乃是具有五千年文化之國，婦德之象徵。

莫斯科戰時風景線

徐導之

像進入了童話中的世界

日本「時局情報」雜誌駐蘇特派員最近曾從庫璧希夫到莫斯科去，在那裏看到過一點莫斯科的戰時色彩，以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情形，寫得很有趣，作者爲渡邊三樹男，常駐蘇聯陪都庫璧希夫，是「時局情報」的特派員，以下便是譯文。

在蘇聯最大的慶祝日——革命紀念日及其翌日，往年總是舉國狂歡一番，充滿着歡樂的氣氛的。但今年却瞧不見以前那樣的盛況，情形至爲蕭索。不但革命紀念日如是，甚至他們勞動節也失去了往年的面目，本來這一天是全國休息誌慶的日子，今年變爲勞作不休名副其實的勞動日了。庫璧希夫那邊，因爲是各國外交人員麋集的所在，不得不光光面子，市民們舉行些遊行之類，藉以點綴。然而莫斯科及其他各地，毫無動靜地默默過去了。

我站在克里姆林宮前面的「紅場」上，眺望列寧堂上塗着青紅藍綠的偽裝時，不覺引起了往日蘇聯革命紀念日的回憶來。從前在這一天，蘇聯當局總是在「紅場」大閱其兵，還有一列一列的民衆示威遊行，今年什麼都沒有，這不能不說是蘇聯建國二十五年以來割時期的變態。長眠在塗着偽裝色彩的紀念堂裏的列甯——不知作何感想？……

不獨是列甯堂，就是克里姆林宮及其周圍的各大建築物，還有高爾基街鱗次櫛比的新建大廈，也差不多全給穿上了一襲五色繽紛的偽裝外衣。幾乎令人發生一種錯覺，以為是在遨遊童話中的仙國。但是莫斯科的現實，却和童話的熱鬧有趣不同，漾溢着峻嚴和冷酷。

零下二三十度的氣候

展開所謂莫斯科冷酷生活的第一頁，不妨先從旅館生活寫起。經由蘇聯招待外國旅客機關，預定了一個房間，但我推開重得不堪的大門，踏進旅館之後，不覺吃了一驚，四面漆黑，像跑進了地窖。偌大的房間裏，只有二三隻電燈放着慘澹的光芒。巨大的吊燈和其他許多電燈，都關熄着。隨後一打聽，才知蘇聯當局施行着電力節約令，就是外國旅客住的旅館，也不能例外，只能開平時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電燈，過此便得遭受嚴厲的處罰。

給侍者領到房間裏之後，想先來洗一個浴，稍稍恢復旅途的疲勞，於是我開門走入了浴室，第一步手續，便把熱水龍頭扭開放水，可是把手一摸，始終是微溫，和冷水差不多。不但是浴室使我大大的失望，餐食也非常單調，天天吃那同樣的西菜。

這旅館裏的電燈，洗澡，伙食之類，既屬如此，至於熱氣設備，也就可想而知。莫斯科的天氣，誰都知道是異常寒冷的，如果沒有暖房的裝置，準會冷的發抖。這座旅館裏的水汀，的確是燒着的，可是因火力不夠，手摸上水汀管子，只是溫溫的沒有多大暖氣。房間很大，外面又是零下二三十度嚴寒，所以靠了那不死不活的水汀，有什麼用。然而我的房間還算優待的呢，據說別的有幾個房間裏的客人，一天到晚要背上厚呢大衣，才能過去。樓下賬房間裏的辦事員，終日還穿着大衣辦公哩。

大旅館都高掛客滿牌

莫斯科有兩家專供外國旅客的西菜館。一家就是很出名的「阿拉格威」。這家菜館，是莫斯科首屈一指的西菜館，向以善燒高加索菜號召顧客。尤其擅長一種叫「雪西利克」的羊肉菜，這是馳名遐邇的獨特佳肴。據說從前日外相松岡洋右氏，爲了簽訂中立條約而訪問莫斯科時，也曾到這家菜館來領略過「雪西利克」的滋味。大旅館差不多總替外國旅客向這菜館包着一間小小的雅座的，但是大旅館始終都給蘇聯人佔據，每天高掛着客滿牌，差不多的人休想問津。自然，這些大旅館不是誰都可以自由住進去的。就是那家有名的菜館，在德蘇戰爭揭幕以來，也和其他許多商店一樣，奉行着一種很嚴格的入場許可制度，若非拿出入場許可證，休想進去大快朵頤。眼前這菜館的顧客，都是些蘇聯的貴官顯宦，軍人，黨關係者，技師，以及大工廠幹部的人員了。

再有一家叫「國民飯店」的西菜館。這家菜館也一樣，普通的顧客也不能進去。裏面把外國人的餐室和蘇聯人的餐室劃分的很嚴格。但是這家菜館沒有任客點菜的規矩。他們在某一個時間內，規定着某一種菜，顧客只能默默地吃他們規定着的西菜，沒有給你說半句廢話的餘地。這家西菜館還有一種很滑稽的規例，他們把下午二時起到五時爲止的西餐，用英語來稱它爲：「Launch」，把下午七時起到十時的西餐用俄語稱呼，叫「亞培特」。所謂「亞培特」的意義，相當於英語的「Dinner」，意思是一天中的主餐。

軍事記者與菜館英雄

莫斯科戰時風景線

莫斯科戰時風景綫

我在這家西餐館裏，曾經遭遇一樁不大愉快的事件。有一天晚上，我獨自一人走到這家菜館特定的外人餐室中去用膳，一進餐室，突然從餐室一角傳來一陣「捷浦！捷浦！」的吆喝聲。我回頭一看，只見兩個英國新聞記者和一個女人在那兒用膳，其中有一個常穿軍裝而別人呼他做「軍事記者」的人，吆喝聲就是從他的口中迸出來的。瞧他樣子似乎很酩酊，他的一雙醉眼一直睨視着我，好像故意在尋釁。坐在他傍邊的女人，一再拍他的手，意思是在極力阻止他。我悠然地坐上座位，一面用膳，一面也狠狠的睨視他。不一會，他給同伴的女人勸阻，離座出去了。餐室裏還有二三桌英美顧客，但他們對於這「菜館英雄」好像不表什麼同情，反而浮着鄙視的冷笑。

說起莫斯科的戲院來，照普通的習慣，是從晚上八點鐘開場，演到十二點鐘為止的。因為十二點鐘以後，是禁止路人通行的，所以各戲院都提早開演，從午後六時起到十點鐘就散場。

莫斯科的每一家戲院，天天都豎着客滿牌。因為莫斯科沒有其他娛樂場所，所以戲院裏天天擠的滿坑滿谷，也是當然的現象。可是莫斯科的戲院縱然提早在六時開場十時散場，一般往來，還是很不方便。他們從工廠，官署，商店，或其他寫字間裏急急忙忙趕到戲院子來，早已萬頭攢動，啓幕已久了。而且散戲的時候，恰是地下鐵道末班車開的時候。住在市郊的觀眾要回家去，還得在路上耗費二三小時，所以一到戲院散場，大家便爭先恐後一窩蜂擁出來，這時衣帽間的混亂狀態，委實找不出相當的字眼來形容。俄國人雖常常自鳴得意的誇着有秩序，富於公衆道德，其實也不見得怎樣。

古典劇依然搬上舞台

莫斯科的戲院，除波里雪大劇場外，全部在開演中。波里雪大劇場在前年德機空襲時，曾有好幾

顆炸彈落在它的大門前，房屋遭受相當的損壞，但眼前已經全部修復，找不到一點炸壞的痕跡了。可是該劇場五六百名的演員和職員，於去年年初撤退到庫璧希夫去以後，至今還沒有歸來，所以該劇場尚未開演。

莫斯科戲院上演的劇作，一方面流行着以德蘇戰爭爲題材的新戲「戰線」和「俄羅斯的人們」之類，同時與戰爭完全無關的一向以豪華聞名的歌舞劇——如「白鳥之湖」等，也不斷的在演出。至於劇本則契訶夫的「三姐妹」及托爾斯泰的「復活」等古典作品，也依然在搬上舞台，這一點，也可視爲保持着近年蘇聯藝術政策尊重古典作品的一貫作風吧。

莫斯科一般商店裏的商品，凡與衣食住直接有關之生活必需品，幾乎完全施行着計口限購制。因此，我們外國顧客，已屬無從染指，然而書店，化妝品店，寶石店，傢具店，雜貨店，玩具店，以及街頭兼營擦鞋的皮鞋攤之類，還是能够自由光顧。

百貨店裏每天軋衣料

莫斯科百貨商店出售衣料的場所，天天總是擠得水洩不通，每天的早晨店門一開，手裏捏着購物證的羣衆，便蜂擁而入。堆積如山的衣料頃刻售罄。買不到的顧客，只得捏着購物證出來，等明天再去軋。但是莫斯科畢竟是蘇聯的首都，雖在戰時，還什麼東西都有，庫璧希夫像上述的商店，差不多已沒有商品應市了。

說起莫斯科的書店來，倒和戰前毫沒兩樣，依然門庭若市。到舊書店裏去，反而可以購得戰前不容易獲得的古典書籍，而且據說價錢也很便宜。大概是因爲市民們給生活壓迫，或者因爲遷移時的不

便，乃將希世的古籍，忍痛賤售給書店了吧。

關於學術的研究書，戰爭爆發後，就被停止發行，但有關德蘇戰爭宣傳性或煽動性的小冊子却接踵刊行出來，銷行也非常順利，可說是「風行一時」。

國際列車中嘈雜不堪

最近又有另一日本記者由庫璧希夫啓程，前往莫斯科，以下便是他的旅途觀感

記者這一次獲得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特許後，即從庫璧希夫出發，前往訪問莫斯科了。記者是得着鐵道旅行的許可的，因而沿途戰時風景，得以飽收眼底，實在是一樁意外的收穫。下面是記者的報告。

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記者的行囊裏裝好了四天的食糧——白脫油和罐頭食品之類，就在庫璧希夫跳上國際列車。火車中全是蘇聯人，外人乘客只有記者一人。打算回莫斯科去的婦女和小孩很多，呼母喚兒的鬧成一片，簡直找不到一個坐位。上火車的乘客們，差不多手裏都攜着許多食物，孩子或女人的面頰上，不時流露出欣喜之色。火車一離庫璧希夫的站頭，車窗外，展開一望無際的鋪着白雪的平野來。

不過那兒的氣候，已相當和暖，所以地上的雪層，早已在漸漸溶解。這大概是今年春光的來臨較去年早的緣故吧。隨着天色的逐漸暗下去，蒼茫的暮靄，悄悄的爬進車廂來。

追車窗上的窗幕一一給拉沒，別的列車裏瞧不見一絲的燈光，只有我乘着的國際列車上，依然點着電燈。因此，知道這兒離開戰線雖很遠，但還有實施燈火管制的必要。困難的是，車上的熱水爐爐

了，沒有開水喝，因而記者每當吃食物的時候，不得不下車到車站那邊去弄點開水來。

村女們來兜售牛奶

可是幾百個乘客一到站頭，就大家擁擠到站上的熱水配給處，情形太混亂，因此定有依着前後次序開水的規例，所以要想得些開水，必須順着次序挨過去，費去了相當長久的時間才能到手。記者因為是外國人，頗蒙站上的特別優待，但蘇聯的乘客，却常和站上惹起無謂的紛擾。我想在停車時間催促的站頭，一定將陷入大混亂的狀態，誰知車站上總能够設法把開水給每一個乘客帶上車廂去。

在某一個車站，碰到一列滿裝傷兵的車子，又在某站，聽見許多割麥機和耕耘機之類在搬運。我想這些農用器械，一定是給運送到德軍占領地域外的農村方面去的。火車停在鄉村附近的站頭時，就有許多村女和孩子們跑到車窗邊來，向乘客兜售牛奶或白脫之類。牛奶的價錢，較之公定價格貴的多，但乘客們莫不紛紛爭購，只見一個個的村女和孩子們，滿載而來，空手而去。

婦女們替代了男工

記者想買一份報紙看，但無論那一個車站都買不到。車行過處，使記者吃驚的是，蘇聯婦女埋首勞作的非常多。甚至路上掃着雪的也一概都是年輕的婦女。不但是掃雪，壯健的鐵路女職工，例如滿臉滿衣給油污弄的漆黑的女司機，或低着頭給車軸添油的女路工，也到處可見。依記者推測，戰時蘇聯的鐵路運輸，大致有一半以上由壯健的女子從業員在效勞。還有燃燒木柴以代煤斤的機車也很多。隨着火車漸漸逼近莫斯科，路上的雪景，也次第的減少起來。因為氣溫逐步提高，使記者不得不